



瑞葉山房叢鈔

二十

曾4
895
20

二十



陶氏春秋
說

孫谿逸士
署首

門 1 4
號
卷

光緒癸未年春二月
埽葉山房叢鈔印行

春秋說

埽葉山房叢鈔第三

常熟 陶正靖 穉衷

隱元年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得其實矣公羊曰諸大夫拔隱而立之非也穀梁曰惠公勝其邪心以與隱尤非也惠果與隱隱矣而不立隱之不立也以惠公固未嘗定嗣而以魯夫人故宜屬桓也桓少故隱攝隱以攝故不朝王不錫命諸大夫而大夫遂多專行不忌者所謂權輕不足以鎮撫也然則隱之才雖或不足主社稷而不欺死父之志直與夷齊同穀梁以為惡桓而成公

志又謂公成父之惡斯鄙儒曲說進退失據者矣
公羊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案左氏惠公旣以聲子繼
室而仲子自以手文之瑞歸于我仲子之非以媵來也
明矣此桓之所爲以母貴也公羊曰其爲尊卑也微國
人莫知使仲子聲子皆以媵來孰先孰後胡能掩人耳
目桓母而果右媵也次妃攝治胡不屬之仲子而屬之
聲子公羊以國人莫知章隱之克讓村學究鄙俚之見
非所以度量朝廷事也

禮人君卽位免喪而入見天子受策命以還周宣王時
此禮猶存觀詩韓奕及魯世家立孝公語可見魯之不
命於王也由隱公始也隱以攝故不敢入見自桓以降
無復請命矣桓以身後錫命自是惟文成二公生受命
其他并不復追錫矣託始於隱殆以是乎或以爲賢隱
之讓或以爲善舊史而不復修恐未必然
隱公之爲攝王蘇氏說善矣而以鄭氏上卿聽政之說
爲陋愚謂是有二義諒闡禮行雖有長君猶聽于家宰
高宗是也儲嗣未定植遺腹朝委裘必屬之次當立者
周公是也二者各從其時

及宋人盟于宿自公穀皆以爲卑微杜氏從之穀梁曰
卑者之盟不日胡氏遂謂卑者之盟不志此以宿國之
君在也宿君果與盟也則參盟始于宿不始于瓦屋書
法當并及宿男不當略異時宿男卒亦當以名赴矣愚
謂春秋之初外大夫尠以名見者五等而外大抵稱人
曰卑曰微未詳何據隱方欲求好于宋豈其使微者涖
之乎然則人者宋大夫而及之者公也大夫不得當公
故書及而不書公以全國體自大夫專政而名著於經
次國之君不惜屈體受盟其甚也霸主亦盟諸大夫而

世變亟矣

公子益師卒左氏公不與小斂不書曰公羊以爲遠穀
梁以爲惡胡氏皆非之其駁左氏曰公孫敖卒于外而
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而書曰
與益師異也愚謂公之不與二子斂正以在外內故不
能逮事也非有所厚薄也若主臣皆在內而公不與斂
則恩禮誠薄矣然則胡氏厚薄之云非有異于左氏也
但不曉左氏文理耳

紀履緌來逆女公羊曰昏禮不稱主宋使公孫壽來納

幣稱主人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又曰紀有母而不稱母母不通也夫紀有母而不得通宋雖有母辭得無窮乎其說已自相違反愚謂逆女而系以伯姬歸則卿為君逆可知若納幣不書使則未知宋公納與公孫壽之自為納與必冠以宋使而後明此納幣逆女之文不容一例而昏禮之致辭不得以難史臣之紀載者也

穀梁曰以國氏者為其來接乎我故進之夫不冠以紀則履綸為何國之大夫而伯姬又何自而歸紀乎以為進之者謬于衛州吁弑君則曰以國氏者嫌也夫不冠以衛則所弑者何國之君乎將曰州吁弑衛君完而可乎故以為嫌者亦謬

夫人子氏薨顧亭林從穀梁以為隱公妻而愚終以左氏桓母之說為長案仲子以手文之瑞來歸惠公以夫人之禮歸也桓生而少未定為嗣然以母貴故位宜在桓其始之繼室也仲子殆未歸也隱公簡首序次甚明其薨而即書夫人也必非追尊之辭也顧氏曰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書夫人書小君也邠人稱之舊史書之夫子焉得而貶之然則惠公夫人之隱安得易之豈必待桓立乃

追尊哉或曰諸侯無二嫡如何夫周道既衰舊坊之隳壞多矣黜申立褒廢長立少始自王朝況列國乎惟然故成風敬嬴之屬不絕書也厥後晏嬰叔向號爲知禮請繼室而莫之議也子氏之爲桓母何疑歸賵而稱惠公仲子不稱夫人自天王言之也考仲子之宮不稱夫人避元妃也言各有當而臨文之不得不然者也左氏先經始事於隱公元年前歷敘明白曰繼室以聲子爲君氏卒張本也曰仲子歸於我爲夫人子氏薨及歸賵考宮張本也若以仲子爲惠公母夫人子氏爲隱公妻

則簡首當并著之矣紛紛諍辯由不曉左氏史法耳若夫稱夫人而無諡不敢爲之諡也賢於敬嬴定姜之別爲諡也別宮而不耐廟賢于後世之並祔也猶秉周禮亦於是見無庸過訾矣
衛人立晉晉莊公之子桓公之弟倫次宜立也穀梁以爲不宜立其說曰與正不與賢則未知誰爲正者與晉之立也豈以賢故與公羊曰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意卽胡氏所云不承於先君不請於天子也桓公旣弒矣于何受命若不請於天子則當時列國皆然何獨責

晉晉不稱公子非貶也如以為貶將翬帥師為貶而公子翬逆女為喪耶竊嘗論之凡平世置君以次遭亂以賢遭亂者大臣行權濟變之時也吾君之子孰賢孰否孰賢而立之以安國家庇民人是謂大忠拘倫疑非忠之至也霍光立昌邑幾以致亂至更立宣倫次當然乎石碯以大義滅親眾心胥服此可以行權時也苟能置賢必無新臺牆茨之亂矣經不書公子見位之不必在晉也書衛人見國人自以倫次立之不以罪碯也曷以罪碯行權非常人所及

權道亦非所以責人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則篡也

夏城中邱穀梁曰凡城皆譏然則王公設險守國易義非與城郭溝池以為固必使不固而可與或有云泮宮闕宮雖用民力不可以已以常事不書愚謂舊史所無聖人勿益可也以常事不書則城築之時且義者孰非常事而民力之不可以已者乎此乃胡氏穿鑿舞文故智耳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穀梁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

通以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愚謂兄弟不以屬通者自本國而言臣子之分也使其弟來自異國而言紀實之辭也年非卿大夫又未賜寵號不書其弟而奚書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是也胡氏謂變文示貶非也公未成而宋使大夫來卑公也故宿之盟不書公與莒盟浮來以成紀好邨小也故不諱公穀梁曰不可言公及大夫小國之大夫例稱人人也大夫也寧有異耶無駭卒卒而後賜氏無庸追書也公羊以為疾始滅者謬

二年杞侯來朝公穀皆作紀侯穀梁桓為齊侯鄭伯數日以賂紀即是事而朝惡之故謹而月之也春秋不以日月為褒貶先儒論之已詳况桓之責賂何與於紀而往朝胡氏以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凡皆依附時事而為之說也

會于贏成昏於齊也記是會之由也杜氏遂云不由媒介案左氏紀列國昏禮詳及媒氏者少矣可得謂盡無媒介耶君行師從擯相咸在選而使之無所不可安得遽以無媒為譏公狩于郎左氏書時也公羊謂常事不書譏其地遠杜

氏亦曰郎非地案桓十年三國來戰于郎公羊又以爲近何說之相戾也胡氏謂如秦鄭之具囿原圃爲常所或者遂以魯之大野當之案大野在今鉅野縣境去魯都已遠愚謂山林川澤獸之所同人跡罕近是卽馳逐之場潦沮甫草何必有定所乎常事不書者公不蒞則不書公蒞則書

終隱桓世王人凡六至魯無一介報聘守府之共主曾不得比邾莒之屬雖戎翟未應若此愚謂陪臣聘周常事可無書也王臣下聘王靈及焉雖常事不可不書也

書常事而文有異於常者殆必有故史氏卽弗能詳讀者參考其事迹則得之不可槩以褒貶之例使其說隔闕而不通也以歸賄言之於惠公則已緩于惠公之母則尤緩于子氏則已豫斯禮也王朝豈不知之而冒然行之以是知咥非爲歸賄來而託此名以來也歸賄有司事耳而使宰宰詔王廢置者也惠公之繼嗣未定而隱以攝聞得毋有篡奪之禍與孰宜廢孰宜置于宰決之矣漢世諸侯王有罪使人微驗重者卽訊收印綬夫宰咥之使則微驗者比而已渠伯糾之聘何也曰隱未

春官記
卽位故以歸贈行也桓卽位且免喪矣是故以聘來也
抑或舊史之飾其辭也二使皆命宰書宰則不得不書
名矣書宰書名讀者可以疑而察之矣桓歸數年而凡
伯來聘信隱之宜攝而安之也糾歸而仍叔子遽來益
知糾之不以聘來也當是時王猶能命虢公伐曲沃蔡
衛陳猶從伐鄭其後晉武公猶賂王請命桓得晏然已
乎王之不加誅也蓋有由矣仍叔子繼來所以定其位
也使弱者所以殺其禮也否則比年再聘不已數乎史
氏以宗國故弗詳言以事迹求之灼然不誣也左氏于

桓謂非禮故名是貶王使也謂糾以父在故名夫王朝
卿士之不名以尊王也豈以父在故復抑之耶抑凡諸
使者皆以孤露得不名耶蓋求其說不得而爲之辭耳
或曰僖三十年之使宰何也曰齊晉之伯也僖皆有功
且二十八年兩朝王所矣或勞之而重其禮故享之亦
有加也不書名三公且魯宗也
四年五年王臣繼聘以
跡觀之可謂寵魯矣六
年紀侯欲請王命求成于齊公告不能暨於身後始來錫命譬
如世家式微莊奴爲橫不能究詰稍致獻遺相與姑容
其情事可以想見然較之唐家藩
鎮邀求旌節卽時付與者不同矣
繫王于天致崇極之稱也特書則宜從王伐鄭非特書

也公羊曰從王正也謂非天討而致貶非也惟錫桓公命不稱天當屬聖人特筆顧氏槩以闕文亦非也

衛人殺州吁于濮以討賊之義予衛也蔡人殺陳佗譏陳之不能討賊而非以討賊之義予蔡也佗以淫獵見殺未正其罪與陳之請泣者異春秋安得過予之蓋以兩不相殺爲文耳胡氏云陳不以爲君故稱名案陳桓公歿踰年矣使陳人不君佗誰從王伐鄭佗亦安得淫獵異國乎然則稱名者春秋之筆陳何與焉

御廩災不書重作災未甚而猶可補葺也左氏嘗不書也災未甚而書以御廩書也或以爲常事不書非也鄭伯突出奔蔡諸侯失地名且忽在須別嫌耳公穀以爲譏奪正則終厲公世皆當名矣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小國之大夫例止稱人也杜氏以爲三國之世子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愚按附庸君稱名未詳其例豈以邾儀父稱字左氏謂貴之故邾夫附庸之君不純乎臣不名而字所謂貴之也莊五年邾犁來來朝左氏以未王命故名然則已命宜字杜似誤鄭伯突入于櫟時鄭有二君書名示別也突亦稱伯不

春秋
得貶其爵也

齊襄禽獸行著於詩著於春秋備矣公羊於遷紀曰爲襄公諱也紀侯大去曰爲襄公諱也傳之後世曰齊襄復九世讎春秋大之則皆公羊之說也哀公以譖而烹至襄公已閱九世又十餘世而後有公羊氏傳聞異辭不啻定哀之於隱桓矣事有無不可知藉令有之烹哀公者周也紀侯譖之非必欲烹之也仇紀是仇周也以襄公之行仇厥先祖也大矣顧與其能復仇乎當是時紀固有必亡之勢齊師未及而避之曰大去書其實耳

單伯逆王姬左氏作送非也惡有夏送而秋始築館者乎穀梁謂命大夫不名案春秋命大夫見經者皆名無不名之例也意如顧氏所云史失其名而公之者與否則如後世以字行者與

乾時敗績不書公蒙伐齊納糾之文耳公羊曰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讎也又曰不與公復讎旣不與矣何敗之伐凡皆泥于內諱敗之說而曲爲之辭耳胡氏曰能與讎戰雖敗猶榮此說在宋南渡時以激厲退怯則可非

篤論也仲尼不云乎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若不顧成敗
輕于一擲復讎而更敗于讎是再辱也榮于何有嗚呼
宋室之不競則符離五路之師爲之也可以鑒矣

浚洙此所謂雖時亦書者也公羊以爲畏齊案乾時

勝敗略當而洙在魯城下豈遽爲嬰城固守計乎

敵加兵必修辭執禮以退師若其不退則將乞降而
可耶長勺乘邱說者以爲責魯經無此意思未敢謂其
然

宋大水公羊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曰先

單伯逆王姬左氏作送非也惡有夏送而秋始築館者
乎穀梁謂命大夫不名案春秋命大夫見經者皆名無
不名之例也意如顧氏所云史失其名而公之者與否
則如後世以字行者與

乾時敗績不書公蒙伐齊納糾之文耳公羊曰伐敗也
曷爲伐敗復讎也又曰不與公復讎旣不與矣何敗之
伐凡皆泥于內諱敗之說而曲爲之辭耳胡氏曰能與
讎戰雖敗猶榮此說在宋南渡時以激厲退怯則可非

篤論也仲尼不云乎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若不顧成敗
輕于一擲復讎而更敗于讎是再辱也榮于何有嗚呼
宋室之不競則符離五路之師為之也可以鑒矣

浚洙此所謂雖時亦書者也公羊以為畏齊案乾時

勝敗略當而洙在魯城下豈遽為嬰城固守計乎

敵加兵必修辭執禮以退師若其不退則將乞降而

可耶長勺乘邱說者以為責魯經無此意思未敢謂其

然

宋大水公羊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曰先

之後也案經書齊大災宋災宋衛陳鄭災豈皆及我

抑皆先代後與水火雖不同物為災一也然則外災

書臆說也不告則不書於義為長

伯會伐宋左氏齊請師於周此先經始事之文也繼

單伯會之其為周師甚明若請師而周師不出不亦

損威傷重乎穀梁曰會事之成也諸儒亦謂後會之文

知為先伐而後會則知成十六年十七年之尹子單子

定四年之劉子會而俱伐者書法不容一例矣單伯既

字而不名加以左氏請師之文可據穀梁氏以臆說易

之何也

同盟于幽不書公程氏曰魯首叛盟故不書公惡失信也而胡氏從之陳氏曰齊初主盟不言公楚初與盟不言公晉大夫初會盟不言公諱之也余以爲不然案所謂叛盟以鄭詹之逃來也詹信有罪未若欒氏之見錮齊人執詹亦非必極之所往詹不詳所終安知不歸之齊抑或請于齊而縱之不然何齊之不以是討也盟楚盟晉大夫辱也盟齊桓義也今於柯之盟固云不可背矣此則繼也又何諱公羊書公會愚謂宜從

先儒以稱晉爲褒稱人爲貶故於齊人執鄭詹有稱人以執非霸討之說案經諸侯見執于晉者四負芻以篡弑執謂之伯討可也曹成公之乘軒三百遂可以係累加之乎是私怨也而皆書爵何鄭誠向楚當不復如晉如晉而以貳執則疑獄也衛侯殺叔武信有罪矣而執皆書人何也愚謂書爵爲難辭書人爲易辭往而執則書爵人曹而執曹伯爲會而執負芻是也來而執則書人鄭伯如晉而見執衛侯與元咺訟而見執是也蓋紀

實非褒貶也

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公羊曰衛未有罪又曰衛不稱師未得乎師也近儒頗沿其說愚謂齊以王命討而衛遽與戰是志乎戰也故書衛及衛抗王命不得稱師齊以賂還非九伐之法也故皆從微者之稱齊衛相去非可朝發夕至也至而卽戰其整兵以待久矣何謂未得乎師此蓋舊史偶詳其日夫子弗削耳

冬築郿大無麥未公羊曰諱以凶年造邑也兩事相屬大書特書何諱之有

臧孫辰告糴于齊公羊曰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案魯卿出無稱使者以爲不必稱也穀梁曰不言如爲內諱此與小兒掩目爲迷藏者何異豈所以說經哉齊人伐山戎公羊曰貶操之已蹙也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伐之不惟完燕亦以藩屏周也何謂操之已蹙又曰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其說與貶稱人者互異而與穀梁微合穀梁曰愛齊侯平山戎則婦孺語矣書伐而不書戰者觀外傳所載懸車束馬荆令支

春秋
斬孤竹轉鬪千里非決機兩陳間已也故以伐戎總其
凡以獻捷終其績

僖公十年齊桓公北伐之役與許男俱故齊
亦書爵山戎則齊獨伐之也故書人觀獻捷書齊侯則
知齊侯親在行間矣

公子牙卒或疑謂莊閔始終之際季友似不在
子般卒左氏書季友奔陳季子來歸左氏曰使召諸陳

公次于郎以侍之經所未詳傳爲之終始者多矣謂不
見於經舉亡足信乎

外臣來聘則書名盟則書名乞師則書名爲其接乎我
君也君前臣名外臣猶內也齊仲孫以省難來非有聘
問交接之禮是故不書名異時高子來盟國無君矣所
盟者諸大夫也主人不以名見則客亦不稱名禮之稱
也春秋以道名分果當名也聖人豈以魯故私二子哉
左氏曰嘉之公羊曰喜之吾謂皆非也仲孫書來閔公
未弑無庸擅盟也高子之盟以定嗣也據實而書謂有

所予奪亦過矣

閔公薨公羊曰慶父何以不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然則周公誅管叔不得親親之道與穀梁曰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姜與弒公卽公之仇矣何母之有禽獸知母而不知有父如穀梁言人將不爲禽獸與以慶父之罪縊而諡爲共仲立子爲卿非討賊之法也觀于春秋哀姜葬而閔不書葬則春秋之罪季氏也深矣夫人姜氏孫于邾或謂不去姓氏罪降于文姜夫文姜淫于其兄而桓見弒哀姜淫于夫之昆弟而閔見弒

淫則均淫也弒則均與聞乎弒也謂哀姜罪降于文姜不得也愚謂孫齊蒙前如齊之文孫邾者前無所蒙不得不斥其姓氏

莊閔之際內亂頻仍鄰敵之窺伺者衆矣是故齊桓會謀取魯而邾成虛邱莒亦責賂皆有所侮而動也敢邾敗莒卒不敢報國威伸而肘腋之患亡矣較之救鄭緩急懸殊鄙儒責僖無安攘之誠皆詐戰曰敗之說誤之也

獲莒擘而莒人懾服季友功也是故賞之也重穀梁獨

謂屏左右相搏給莒挈而獲焉審如是經當先書獲次書敗矣此以經文核之而知其妄也且使季友果給以搏也制勝之計必已先定何至搏而始煩左右呼孟勞左右之呼也是友幾爲挈困也是以本文核之而愈知其妄也嗚呼賣餅家言其不足與於朝廷軍旅之事明矣

城楚邱公穀皆以專封爲譏衛周封也存衛所以尊周也此與武王之興滅繼絕不同安得以專封爲譏公羊曰實與而文不與夫文旣不與矣奚以辨其實胡氏以

爲微其詞近儒謂略桓功不序異於城邢之文案城邢之役魯未嘗與書二國從簡書也城楚邱則魯以伯主命具徒庸與役焉書勞而已侈陳何爲蓋此魯史非齊史也假如北魏書侈陳劉裕興復晉室之功庸有當乎又案胡氏引周禮凡封國大宗伯內史云云此始封之典非存亡國比也夫子告哀公曰興滅國繼絕世其以專封導之耶

于首止王世子殊會而不盟于洮王人序諸侯上而同盟于葵邱宰周公序諸侯上而不盟尊卑之等秩如也

胡氏據孟子謂書之重詞之複有大美惡存焉而未及乎周公不盟之故亦見其陋而已穀梁譏宋子與會爲忘哀禮諸侯必列於會以定其位此異于士庶者也況三公莅盟伯主申命其得不赴乎推而上之麻冕黼裳入卽位亦將謂之忘哀乎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左氏曰未葬也于時獻公之喪才踰月耳齊昭公以五月卒舍以九月弒書君蓋已葬也已葬雖未卽位政令于是出焉得而不君之或有以舍例奚齊證明穀梁不予之說余謂子者諸侯在喪之

稱其君之子自里克而言也稱子故不得書弒曰其君之子則克無君之罪明矣

救爲善則侵伐爲惡此先儒常例耳然宋襄伐齊則與他侵伐不同以奉桓命也桓欲立孝公不屬之國臣而屬之鄰國君回知身後不免于爭而藉力于宋也爲伐爲救其稱師也異詞其不忘乎桓則一而已師救齊而甌之戰不與蓋亦以桓有成命斂師而退也狄之救齊則非魯比也桓無德於狄狄何爲來救蓋乘伯主之沒狡焉思逞而藉救齊爲名耳不然孝公已立宋師已還

春秋傳
何賴於救救齊猶可衛師并未與虜之戰也何爲而致
伐是則假救齊之名行猾夏之計顯然矣陋儒牽于書
救之例不察情實以爲人狄而進之其爲狄所愚乎狄
之稱人以與邢人連書文相因也

楚使宜申來獻捷公羊曰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經
於周魯或有諱辭愚如宋襄何諱之有上書執宋公以
伐宋則宋捷可知何乃鑿空而爲之說胡氏又云魯不
能拒其使聲罪致討故爲魯諱也夫受其使故可以會

而釋宋公否則將與力競乎是齊桓所不逮也抑將度
外置之歟魯頌戎翟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雖
史臣夸大之辭然終僖公世戎翟無犯其用師惟升陘
以卑邾致敗餘則多勝召陵之役雖藉齊力而盟薄之
舉經不悉敘諸侯又不諱公則宋襄之釋公之功也必
以受楚使爲譏固矣

宋殺其大夫此闕文也公穀曲爲之說乖刺可笑近儒
乃以爲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不紀名氏不識所謂繫
于殺者何義也經書殺大夫多矣皆名豈皆義不繫于

殺者耶

愚嘗謂左氏最善說經如克段云段不弟故不言弟數語曲盡事理公穀以下並覺辭煩其尤善者略舉一二以例其餘讀者可以推求而得若逐條判斷則於筆削意或轉有失之者矣又如交質鄭武公莊公云云罪案凜然無所復加君子云云乃推本言之冠履失序皆自不忠不信始也鄭伯怨王是謂不忠王貳於虢而曰無之是謂不信朱子非之似未得左氏文意

宣王會諸侯講武稱中興功天王狩河陽蓋晉文以故事請而從之也左氏曰召王曰使王狩其辭嚴矣經惜其名傳責其實相爲表裏矣

胡氏于元咺復歸以爲絕之而非罪晉文于殺元咺則又以反求薄責之道譏切衛侯何說之迂曲而難通乎愚謂甯俞元咺皆衛臣之良也衛侯避晉奔楚命咺輔叔武以守子角見殺咺不廢命相武受盟卒歸衛侯忠之至也叔武無罪先驅殺之咺愬諸晉則亦義也衛未有主咺復奉瑕經書咺復歸而繫之於衛安得謂絕之乎以甯俞之忠輔君而訟不勝及衛侯復歸而書名反

春和詩
同失地之例則經意可知而元咺之不去官也有由矣
故吾謂咺之忠於衛與甯俞同特所處異耳嗚呼不有
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捍牧圉俞則既言之矣汾
王流彘而共伯首邱正統蒙塵而肅愍死國蓋有幸不
幸焉論者不明乎社稷爲重之義徒以成敗論也悲夫
衛侯見執叔武之怨伸矣咺于是時能超然遠引終
身不入于衛斯知進退存亡而得其正者矣經書復歸
言不宜復也

狄爲衛患久矣方遷帝邱力不能報乘亂而侵之結盟
而退保境息民之道也胡氏以爲罪衛紙上談兵豈足
與謀國哉

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謂不使師知也行千里而不知所
向必疑且怨疑怨日積必謀潰叛所謂悖心也觀下文
云且行千里其誰不知此兩句文義可見杜解未當

彭衙之役晉再得志矣復興師以報不亦甚乎此先且

居等所以略而稱人亦從舊典也左氏以爲尊秦崇德於義未允三年書秦人伐晉豈亦尊晉耶

王臣無外交謂以私交也翟泉之盟王城密邇寧有不稟命而盟者乎歿而赴且弔情不容已故左氏以爲禮也又何譏焉譬若後世方鎮千宰相不私交結可也至死生之際不一相卹可乎此季末鄙陋之論其弊也陽拒而陰相厚焉吾所見者不少矣

宋人殺其大夫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案此穆襄之族而所殺者公孫固公孫鄭也昭公欲去羣公子二子或與謀焉而稱兵攻公波及二子則非其罪也書法蓋以兩下相殺爲文穀梁說謬矣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趙盾罪也先蔑以師會而從戰旣戰而奔秦罪不在蔑矣公羊以爲貶蔑者謬

楚殺其大夫宜申或有謂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所謀弒者穆王卽商臣故也案商臣立已十餘年宜申北面事之久矣君臣分定復圖弒逆庸可未滅乎稱國以殺者不得不國也不去官者不得不官也否則知爲何國所殺而所殺者爲何等之人乎自公穀有罪累上之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說而後儒沿誤穿鑿例以他國事動多滯碍欲以尊聖
經而不知適以誣聖人也若夫書國書人則固有別矣
書國者出國君之意也書人者由執政之意或犯衆怒
也褒貶之義初不繫此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時宋及陳鄭三君皆與以失位不
書杜氏說是也胡氏謂三國者皆不得已而從楚蔡無
四境之虞得已不已志在從夷故削三國書蔡侯愚謂
是四國者其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同而失位降爵至受
僇于司馬其可恥尤甚經胡爲恕彼而繩此也書蔡侯
則楚不得書人其義甚明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郟曠者狄之種名猶後世之部落
云爾僑如等則其酋長云爾公穀皆以爲敗一人穀梁
又謂不言獲爲內諱豎儒鄙陋乃至此

諒闇之禮自殷宗以後弗復能行觀成康之際可見矣而卽
事必有其漸所謂在喪稱子者自未葬而言也已葬雖未行
卽位禮然政教號令于是乎出不謂之君可乎商人弑其君
舍夫稱君必其已葬也以亂故不赴魯不會葬故不見於經耳
商人弑舍必謂舍不宜立于是加其母以罪而叔姬執

矣怒王之爲請而單伯亦執矣單伯而果導淫是叔姬初嫁時事也何從而追案也且舍見弑叔姬見執單伯又何敢以復往故公穀所傳皆不足據也

晉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案是時赤狄強盛諸狄服屬焉且密邇晉封晉之用師亦不得已也胡氏謂晉不能討陳服鄭而亟亟于狄狄之強晉肘腋之患也陳鄭則四肢之外也舍肘腋而從事于四肢之外豈工于謀國者乎胡氏援伯禽之征淮夷宣王伐玁狁武侯征戎瀘爲比亦嘗考其地之遠近否乎謂士會稱人爲貶士會于是役也始以功受命服其始將則未命也書人乃從常例何貶之有

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正義云以盜爲文不得言其大夫其說是也或謂不書大夫以當討之賊也案駢負弑君罪謂之賊可也發輒特附從楚之議而已槩以賊目之乎當時貴戚之卿加之寵號乃稱公子經蓋舉其尊者

樂盈出奔楚近儒謂盈不能防閑其母有取奔之道案先儒論魯莊公有誠敬格母威刑御下之說夫誠敬可格奚藉威刑則誠敬有不格者矣又謂制其侍御母不能獨往不知淫人無忌豈爲子制耶况盈之事體又與

莊公不同向使逐州賓甚且殺之祁之譖愬益疾庸免於逐乎又謂君子違不道仇國盈之奔楚欲藉楚力復入晉案是時諸侯多從晉適楚非得已也觀商在沙隨再會非齊楚其誰能容之晉楚相去則已遠矣縱藉楚力何由入晉此莫須有之罪案未足服盈也盈自齊復入由商任之錮激之使無所容而齊亦樂禍故也豈出奔時初念固然哉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此承會宋之文而略其詞耳左氏謂以違命不書族案魯爲列國若視邾滕不盟是大辱國矣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者專之可也況是命也出自季氏而託之於公所謂國家年幼詔令不出曾懷者豈可遽以罪豹耶

大夫出奔離其官次卽不書官列國所同也鄭良霄出而復入其見殺也無緣復書大夫胡氏以爲討賊之辭而因以例諸書官者謂皆有可原之罪謬之甚也

葬鄭僖公葬蔡景公公羊曰爲中國諱君子辭也穀梁曰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嗚呼信斯言也春秋宜無作矣亂臣賊子何由知懼耶愚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

治內之例也若隱公閔公是也於外則否魯使會葬則書

莒人弒其君密州左氏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陸質以經不書展與也謂以當作之然則因字當作何解趙盾以反不討賊受惡展與之立不聞其討賊也而去疾爲之出奔輿聞乎弒明矣弒君而不得其主名從乎赴告之辭經如是比者多矣以不斥展與而曲爲說何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勝負相當公羊所謂敵也穀梁曰進楚子不知何爲而進之

葬許悼公歐陽氏之論辨矣謂許世子止哭泣未踰年死者獨見于穀梁左氏公羊氏無聞焉固未可盡信公羊曰譏子道之不盡嗚呼古今來子道之克盡者幾人曾閱而外胥被以大惡之名可乎穀梁又以不就師傅罪及許君尤爲迂繆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釋之者曰言不作亂是明與經文

背馳先儒顧稱其善言道理何也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公羊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案吳雖夷地國則至德之後也推文武之心其忍以夷
狄待之乎又曰中國亦新夷狄也將貴頓胡諸小國以
勤王之舉乎聖人筆削因事成文初無成例偏戰詐戰
皆治經者以意妄說如曰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敗于吳
使高赤輦捉筆或優爲之游夏之徒所不能也況聖人
乎又曰獲陳夏齧吳少進也于戰則以夷狄斥之于獲
則以少進褒之其說自相牴牾茲所謂敗績失據者與

事君如在國杜氏云書公行告公至是也愚謂書行告
至必非當時情實公之行至固未嘗告廟特秉筆者記
之耳如在國如歸馬具衣履之類是也

定元年春王此傳寫之脫落非闕文也必欲強爲說當
曰昭喪未至定未得視朔有司無所稟命而行事故不
書正月也不然如桓如莊如僖皆不可謂得正者而皆
書至定哀之際多微詞矣而不書何也

閏月葬齊景公喪事不數閏謂必周二五月耳非謂
閏月不得葬也諸侯五月同盟畢至必曰不數閏也使

夫二三子者淹恤于外脯資餼牽困於供億豈制禮意哉若夫祥禫之制固有常期豈以欲短喪故速葬耶

春秋說終

儀禮釋宮

增注

古吳孫谿逸
士署檢

光緒癸未春二月之吉
埽葉山房叢鈔印行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埽葉山房叢鈔第四

儀禮釋宮增註一卷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取朱

子儀禮釋宮一篇

案釋宮本李如圭之書誤編於朱子集中永作此書之時永樂

大典尙未顯於世故不知非朱子之筆今仍其原書所稱而附著其誤於此為之詳註

多所發明補正其稍有出入者僅一二條而考証

精密者居十之九如鄭註謂大夫士無左右房朱

子疑大夫士亦有西房而未決考詩正義曰鄉飲

酒義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

與室戶之間爲中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戶牖間鄉
飲酒義曰坐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
而房戶間爲正中明矣此大夫士無西房之顯証
永乃謂賓坐戶牖間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
北故云坐賓於西北其實在北而正中不知鄉飲
酒義又云坐介于西南坐僎于東北若以永說推
之則鄉飲酒禮註所謂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
階上東面其東西正相向者自主人望介乃在西
而不在西南也鄉飲酒禮所謂僎席在賓東者自

主人望僎乃在北而不在東北也其說殊有難通
且鄉飲酒義亦云王人坐于東南卽知坐賓西北
自據堂之西北非主人之西北明矣又詩斯于云
築室百堵西南其戶鄭箋謂天子之寢左右房異
于一房者之室戶也永謂詩南東其畝謂或南其
畝或東其畝與此西南其戶語勢正同此燕寢室
內或開西戶以達於東房考燕寢西戶之制不見
於經玉藻曰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則燕寢
也而註以當戶爲嚮明則燕寢之戶南嚮也卽以

漢制考之漢書龔勝傳云勝為牀室中戶西南牖
下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若為西向之戶則入戶
卽東行矣然則燕寢戶皆南嚮同於正寢西嚮之
說略無所據也其他說謂東夾西夾不當稱夾室
雜記大戴禮夾室二字乃指夾以室言之本各一
處註疏連讀之故相沿而誤又謂門屏之間曰宁
乃路門之外屏樹之內邢疏前說為得其後說又
以為路門之內則誤又謂李巡爾雅注宁正門外
兩塾間乃與詩之著義同非門屏間之宁也如此
之類不可殫舉其辨訂俱有根據足證前人之誤
知其非同影響剽掇之學矣

儀禮釋宮增註

于太師廟太師廟以西門大夫三廟其制與門亦
葵源二江永 慎修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攷者宮必南向廟在寢
東皆有堂有門

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小宗伯職文鄭注

左右又禮記祭義亦有此文注云周尙左按宗廟宮

人道宜居左社稷神道宜居右諸侯制度亦同宮

南向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按南向取鄉明而治

如此士之宮廟或有迫於地勢不得南鄉寢廟之大

義禮釋宮增註

門為內門中門寢門之內為殯宮居倚廬在中門外之左凡既入廟門其

向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案士冠禮賓立于外

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注曰入外門

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案聘禮公迎賓

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

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

隔牆兩門之間有隔牆皆有閤門牆中央通門諸侯受聘

于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

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

然故賓問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

說當考儀禮經傳通解注云按江都集禮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

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與此疏之說不同未知孰是按舊說晉博士孫毓之議也朱子中庸或問及禘祫議

皆從之當以此疏為是如昭穆大夫士之門惟外門

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天子五門皋門為北門在外朝之南其次

庫門雉門應門路門諸侯三門庫雉路舊說惟魯有庫雉他國諸侯皆皋應路者非是庠序則

惟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即三

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

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殿音技賈氏曰中脊爲棟棟前一架爲楣楣前接簷爲殿今見於經者惟棟與楣而已棟一名阿案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此深入當棟故曰入當深也又案聘禮公升亦當楣賈氏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

後楣以北爲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爲之案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楣下爲室南壁而開戶以兩架之間爲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案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此射于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宮曰無室曰榭卽序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脯醢出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按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攷

按堂後室居中左右有房上下之制宜皆同若東房西室則室戶牖偏西

室中西南隅謂之奧

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疑古制不如此且鄉飲酒賓皆專席若偏于西則西序以東為地無多不能容衆賓矣左房無北牖有北堂北階異於右房故几陳器服及婦人立位常在此經或省文單言房即知是東房非謂無西房右房也而經與記亦有言左房東房右房者婦上下同制可知自天子降殺至士士亦左右房其室雖迫狹亦自足以行禮必不至甚迫狹也先儒東房西室之說由鄉飲酒義而誤辨見後

邢昺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東南隅謂之窔

烏弔切

郭氏曰窔亦隱闇

既夕記云胡月童子執帚掃室聚諸爰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謂向不愧于屋漏是也管子問謂之當室之白

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

得戶明者經止曰西北隅按西北隅亦謂之扉見土

也

東北隅謂之宦

音夷 舊脫此句及注今補 又室中央為中霤見下注

郭氏曰宦見禮亦未詳按禮無宦未 知郭說何據

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

說文曰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為交窗也月令正義

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兩因霤之是以後人名室

為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扇在

內案土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間啓戶啓牖鄉注曰鄉

先闔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名是也

按詩塞向墜戶 傳云向北出牖

也又土喪記寢東首于北墻下喪大記作北墻下注 云一作北墻下鄭亦不破牖字之非則室固有北牖

亦名 鄉也

戶牖之間謂之依

音倚按爾 雅作辰

郭氏曰窗東戶西也觀禮斧辰亦以設之於此而得

辰名土昏禮注曰戶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于

此故又曰客位

士冠禮記
醯于客位

戶東曰房戶之門

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戶東也寢廟以室為主故室戶
專得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房以別
之大夫士房戶之間於堂為東西之中案詩正義曰
鄉飲酒義云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
以房與室戶之間為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戶牖
間而義曰坐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
房戶間為正中明矣

按設尊于堂除燕大射外房戶
之間是設尊之常處非必謂賓

主共之也義又謂四面之坐象四時亦附會之說僕
席在東北其來否不定如無僕豈四時缺一時乎賓
坐戶牖間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耳其實在
北而正中非西北也舊說泥此義遂有大夫士東房
西室之說非是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案釋宮曰兩階間謂之

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

為右房而戶牖間設扃處正中矣

按大夫士亦以
戶牖間為正中又

案詩斯千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曰天子之寢左
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正義曰大夫士唯有一
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
室當在其中其戶正中比一房之室戶為西當攷

按

詩東南其歆謂或南其歆或東其歆與此西南其戶語勢正同西南其戶謂或西其戶或南其戶非謂室之一戶也蓋此詩言作燕寢故後言莞簟寢興占夢生子燕寢之制不必與正寢同室固南其戶矣東房之隅或開一戶以達于室之窻則是西其戶天子作室不假對大夫士而言西南其戶也孔說非是

房戶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士冠禮尊于房戶之間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戶於房南壁亦當近東案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兩

隅間也房中之東其南為夾洗直房戶而在房東西

之中按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直房戶與房東南隅之間是洗當房戶稍西非直房戶又不在房東

西之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按房戶實在房南壁偏西

非偏東也但房外有東序房戶近東序若偏東耳西戶則偏東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案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內賓

在宗婦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為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土虞禮注婦洗足爵于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按北階顧命謂之側階側者特也然則西房無階有北壁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為基而屋其上堂基築土為之按朱子荅羅鄂州社壇說云中原土密雖城壁亦不用磚然則古人築土為堂不用磚石堂上作垣墉不多用木材者由土密故也古制多在中原推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

於前楹之下案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物畫地為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鈎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鈎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鈎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楹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為物在楹間則楹在楹之下也楹之枓入于楹而楹架楹上也又案釋宮曰梁上楹謂之稅稅侏儒柱也按釋宮云扶謂之閭楹謂之楔楹謂之梁此門上之橫梁也與堂上之楹同名又云宗廟謂之梁其上楹謂之稅此宗廟之梁當作于東西序之上前接

前檐後接後檐其上各作侏儒柱以承棟棟乃得高
起若前檐之梁椽椽架其上不用侏儒柱矣釋宮因
檐已見前故不再言堂上之檐郭釋宋廟為屋大梁
者非是此所引亦誤以為前檐之梁而椽之制遂因
之以誤
故考正 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檐之下又可知矣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于楹外簋簋陳于楹內兩楹
間言楹內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
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棟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

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檐以南為堂堂凡四
架前檐與棟之間為南北堂之中公當楹拜訖更前
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案東楹之間侵近東
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為南北之中明
矣又案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
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近房即言房外
之東房外之西近楹即言東楹西楹近序即言東序
西序近階即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
即以堂言之祝淅米于堂是也

堂上東西牆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序之南頭曰序端

序之外謂之夾室按夾室當作東夾西夾說見下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

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于堂下當東夾是

東於堂也按序外之室儀禮及顧命皆言東夾西夾未有言夾室者蓋此處所夾者堂不可謂

之夾室注疏或有言夾室者因雜記下饗廟章及大戴禮粢廟篇而誤耳雜記云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又云夾室中室此夾室二字本不連夾與室是二處室謂堂後之室也室是事神之處粢廟不可遺先儒讀者誤連之則事神之室胡獨不覺而序外夾室之處謂之夾室亦名不當物矣當正其名曰東

夾西又案公食禮幸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

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

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為房中矣室

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為房中則西

夾之北蓋通為室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為

右房也歟按東夾西夾之北各有房壁隔之與房東房西相當不與房相通也夾又名為達

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閣者皮食之物也夾又名為左傳豎牛真饋于介而退是也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

覲禮記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

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耳賈氏曰即西箱也
釋宮曰室有東西箱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箱
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箱有
室曰寢案書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喪禮死于適
寢主人降襲經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
有夾與廂矣釋宮所謂無東西廂者或者謂廟之寢
也歟按左右達天子於此置間以皮食物則燕寢凡
且有夾與廂矣其無東西廂者當為廟之寢
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案鄉射禮主
人之弓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

之東堂即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各有階案雜

記云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

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面階則東堂

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按大夫士之廟與正寢當
無旁階蓋人君五階大夫

士三階宜以此為降殺也奔喪篇言婦人奔喪升自
東階謂人君之婦人耳如大夫士之婦人奔喪當升

自北
階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儀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

矢于堂西堂西即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饋

饗于西堂下記曰饗饗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案大射儀執事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田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

按主婦視饗饗于西堂下亦當由北堂下達于西堂下婦人不由前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坫

以土為之或謂堂隅為坫也

坫以土為之即是堂隅之土非別為一物也若

人君有反坫以反爵天子有崇坫以九圭則是別為一物或燒土為之

堂之側邊曰廉

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案鄉射禮眾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按西階亦謂之賓階見顧命

士冠禮注曰阼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每階有

東西兩廉聘禮饗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此則

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

按階之兩廉又謂之

阼鉏里切顧命四人綦弁執戈夾兩階阼玉篇廣韻皆口砌也砌當以石為之張衡東京賦所謂玉階金

砌是也玉與金美其名耳書注謂凡為堂廉非也又釋宮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凡此凡名同實異
 士之階三等案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地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為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案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賡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于阼喪禮橫置于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

于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

賈疏曰案諸經云三揖者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

當碑揖若然士昏及此聘禮是大夫士廟內皆有碑矣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云君牽牲麗于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天子廟及庠序有碑可知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雖無文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
 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知鄭注本作引疏曰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又觀碑景南北長短日南至景最長陰盛也日北至景最短陽盛也二至之間景之盈縮陰陽進退可知碑之材用石為之朱子儀禮注云注內引字疑當作別今按碑取日景而引之引
 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字疑不誤

在北案聘禮歸饗餼醢醢夾碑米設于中庭注曰庭實固當庭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醢醢南列米在醢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

堂塗謂之陳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

按釋宮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郭引詩中唐有甍然則廟中又有中唐其為庭之中塗歟甍也唐與陳皆用甗為之陳亦見詩不入我陳是也

其北

屬階其南接門內雷案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雷將曲者至門內雷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雷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於雷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案聘禮饗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壁堂塗

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
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

中門屋為門門之中有闌

士冠禮曰席于門中闌西闕外注曰闌楹也玉藻正

義曰闌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

按釋宮楹謂之闌郭云門闕非也闕者門

之限即所謂闕非闌也闌以短木為之亦可去之士喪禮重出自道蓋重出時去其闌也闌之下謂之道

釋宮曰楹在地者謂之臬郭氏曰即門楹也然則闌

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

按釋宮云楹謂之枅在牆者謂之揮在地者謂

之臬後別云楹謂之闌則在地之臬與門楹之闌似不同臬與桷通蓋若匠人置桷以縣者是也其

東曰闌東其西曰闌西

按聘禮賈疏門有兩闌者非是

門限謂之闕

釋宮曰枅

丁結切

謂之闕郭氏曰闕門限邢昺曰謂門

下橫木為內外之限也

亦謂之枅與闌通

其門之兩旁木則

謂之棖

釋宮棖謂之枅李巡曰謂枅上兩旁木

枅闌之闕則謂之中門

見禮記

闕謂之扉

邢昺曰闕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

按玉藻閏月則闕門左扉立于其中

此謂暫闕耳非常闕左扉也又釋宮所以止扉謂之闕郭云門辟旁長楹也左傳曰高其闕闕長代即

門槩也按闕當樹于門中以止門不得在門旁又門
 扉有樞謂之根其持樞而達于北方以為固者謂之
 落門之廣狹案士昏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手
 隨入注曰隨入為門中阨狹賈氏曰皮皆橫執之門
 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扇七箇大扇半
 鼎之高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
 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
 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按匠人又云路門不容
 乘車之五個注云路門
 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個三丈三尺言不
 容者是兩門乃容之此門丈六尺五寸又云應門二
 徹參个注云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
 尺三个二丈四尺按此諸門之廣皆并兩扉言之也

不言皋門虛門雉門意者其猶應門與吐人又云王
 宮門阿之制五進注何棟也雉高一丈疏云謂門之
 屋兩下為之其脊高五丈也又禮器天子諸侯臺門
 謂門上起土為臺而雉門之旁更有兩觀謂之象魏
 又謂之闕皆作宮室為之以
 其在東西之偏亦謂之辟也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
 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案士虞
 禮陳鼎門外之右七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
 是室南鄉又案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
 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也凡門之內兩塾之間

謂之宁案聘禮賓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並行注曰大夫揖入者省内事也既省侯于宁也凡至門內雷為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並行則侯于雷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按正門內兩塾間此迎賓時暫立之處耳本不可謂之宁此宁字猶請之著非釋宮及曲禮之宁也釋宮曰門屏之間謂之宁門者路門也屏者近正門之屏也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自朝此宁亦王日視朝之位其位必近路門蓋朝羣臣朝諸侯表著之位甚多非正門內兩塾間所能容雖大大視私朝

宁立亦必近寢門必不於外門內兩塾間也故塾間暫立之處不可謂之宁周人門與堂

脩廣之數不著於經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堂與塾其廣與脩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於堂之數亦可得而推矣按門堂室既殺堂無房夾與北階之制天子諸侯繹祭謂之祊舊說祊之禮當於門外之西室然室甚狹宜賓尸於門之西堂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土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以入為左右則門西為左門東為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為左右則門東為左門西為右土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亨于廟門之右是也闈東曰闈右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案觀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此天子廟外之屏也明堂位以疏屏為天子之廟飾則諸侯之廟外內皆

無釋宮曰屏謂之樹郭氏曰小牆當門中禮記謂之旋樹樹之

於道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

屏屏在路門之內按孔氏此說非也凡屏皆當設於正門之中外故記旅樹與臺門相

違天子以應門為正門屏在應門之外諸侯以雉門為正門屏在雉門之內若路門之外內皆無屏司士

掌朝儀路門左右諸臣王還而揖之是無屏也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即位未見有屏此侯氏

出門而隱於屏則天子外屏明矣此以廟門外之釋屏劍應門也

宮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內屏之外此

屏據諸侯內屏而言也按郭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邢氏曰謂路門之外屏樹之

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此說得之然則當云宁在門之外屏之內不得云門內屏外也邢氏又云屏謂之

樹樹所以蔽行道以此推之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則又沿曲禮疏而誤與其前說自違異使天子設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則屏在應門內非外屏乃內屏矣總之屏之外內以正門別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案聘禮夕幣于寢門外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至于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中心又賓拜饗籩于朝注曰拜於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

侯之外朝也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

大門外明也是外朝在大門外也按天子諸侯皆以庫門為大門大門

外之朝惟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及聽獄訟則視之非有故不視也記云大夫士下公門晉語云絳之富商韋藩木榱而過於朝則外朝平時臣民皆可往來朝士注以漢司徒府大會殿擬之仍非其制外朝無宮室也三朝惟路寢有堂餘皆平地雉門外無朝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

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於經蓋不可得而

考也聘禮夕幣受命略見正朝之制平時視朝諸臣面位當如燕時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

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

寢也然則土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為小寢也春秋

傳曰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寢廟當連作

狹故廟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

寢之後可知矣又案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

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

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宮若不命之士

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下室之

外又有異宮也大夫有側室見內則

自門以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

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曰毀宗躐行毀

廟西之邊牆以出極也士喪禮為塗于西牆下注曰

西牆中庭之西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饔饗于西堂下

記曰饔饗在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牆下案門之西

有牆則牆屬於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

矣西壁在牆之下則牆周乎堂矣按天子諸侯外為

牙宗廟社稷及官牆者墉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墉冠

禮陳服于房中西墻下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墻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墻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壁闔門在焉案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于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闔門也時母在闔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闔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闔門之內闔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闔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闔門而在旁壁也按冠者適東壁見母則闔門在東壁之北隅而

人君之堂屋為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西壁當無闔門宮中闔門相通或可隨便開之考工記闔門容小扇參今天子廟之闔門也廣六尺

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霽注曰人君為

殿屋也案考工記殷四阿車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

注屋按自秦漢以下始稱殿古但言四阿而已重屋當有重霽明堂位所謂復廟重檐者也又檀弓

池視重霽謂飾棺之池如生時宮室之制霽所以承水而流之天子四面有霽諸侯三霽大夫南北二霽

士惟南霽殷人始為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

而已檀弓言封之若夏屋是南北兩下也夏屋蓋因夏后氏而名周制天子諸侯

得為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為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霽兩下則唯南北有霽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霽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霽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曰屋檐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栢之兩頭起者為榮又曰屋齊謂之檐楚謂之栢郭璞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曰榮謂之榮者為屋之榮飾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飛耳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士喪禮作降自後西榮是屋有四榮也士喪禮又曰設于序

西南當西榮士虞禮曰設洗于西階西南注云亦當西榮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

為之燕禮之門內霽則門屋之北霽也凡屋之檐亦謂之宇案士喪禮為銘置于宇西階上注曰宇栢也說文曰宇屋邊也釋宮曰檐謂之滴郭氏曰屋栢邢昺曰屋檐之名栢一名栢又名字皆屋之四坐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坫亦當宇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饔饩于西堂下注曰南齊于坫其記又注曰南北直屋栢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霽鄉射禮記磬階間縮霽是也霽以東

西為從古曰縮霤此霤謂堂之南霤也
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
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
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案書顧命成王崩於路
寢其陳位也有設斧展牖間南鄉則戶牖間也西序
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
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
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

門也兩階阼則堂廉也

階阼說見前

東堂西堂則東西箱

也東坐西坐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

疑大夫士無東西坐之階說見

前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侯則與士喪禮

殯官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

制者蓋未必然

按鄭氏之說因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而誤此必不然者也

明堂

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于舊典亦未

敢必信也又案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

二十七丈

三分其廣以二為內

十八丈

五分內以一為高

三丈六尺

房西房北堂各三雉

九丈按堂廣九雉東西房各三雉則室亦當三雉何以不言室

而言北堂與經不合公侯七雉一丈二十三三分廣以二為內十四丈五

分內以一為高八丈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三丈伯子

男五雉十五丈按周制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三分廣以二為內十丈

五分內以一為高七丈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三丈士三

雉九丈三分廣以二為內六丈五分內以一為高二丈有

室無房堂與經不合且大夫與士亦宜有異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雅

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為高也此傳說房堂

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攷

朱子殿屋厦屋說 附錄

殿屋五間前皆為堂後為房室中間之前為兩楹間後

為室東間之前為東楹之東又少東為阼階上少北為

東序後為東房西間之前為西楹之西又少西為賓階

上少北為西序後為西房序即牆也本註設位在東西

其南為序端東序之東西序之西為夾本註亦謂之廂

也廊東西序也此亦可其前為東西堂其後為東西夾

室按兩夾本名夾也以其屋言之夾外之廉為側階房

後為北階本註此其地之盤也其棟則中三間

為一棟橫指東西至兩序之上而盡按兩序上當有梁

梁上起侏儒柱以承椽棟不加於序上也遂自此處分為四棟邪指四隅上

接橫棟下與雷齊本註此其上棟之制所謂四阿也其宇則橫棟前後

即為南北兩下橫棟盡外即為東西兩下四橫之旁即

各連所向而下四面椽桷覆堂廉出階外者謂之廡本註

說文云廡堂下周屋也其屋盡水下處謂之雷本註此其下宇之制也

厦屋按厦屋本謂夏后氏之屋後人加厂作厦俗字也則前五間後兩間本註

房堂中三間之後只分為兩間東房西室按此舊說也辨見前其餘並如殿屋之制

但五間皆為橫棟棟之前後皆為兩下之宇橫棟盡外

有版下垂謂之搏風按搏風之版所以掩東西當實著之非懸而下也似不得言下垂

搏風之下亦為兩廡接連南北以覆側階按大夫士宜無側階說見

前但其廡亦不出搏風之外耳本註儀禮疏云卿大夫為厦屋其宇兩下而四

之周

殿屋四阿連下為廡四面之檐其水皆多故其檐皆

得以雷為名厦屋南北兩下之廡與殿屋同故其檐

亦謂之雷東西兩廡則但為腰檐不連棟下又不出

搏風之外雖或有水亦不能多故但為之榮謂之翼

而不得以雷名也本註榮翼乃接檐之名疏乃直指搏風誤矣

按四阿之屋其檐之四角恐亦當竦起有如輦斯飛之勢與榮無異但因東西有雷故以雷別之非謂四隅之檐皆頽下也此

又當知之

按古人宮室之制門旁有塾自塾至堂無屋以連之倘雨沾服失容不得成禮矣堂下雨旁之屋今人謂之廡正說文所謂堂下周屋者也周以前經傳子史未見有廡字蓋後人始作廡乃有此字庭有廡可避雨此後世制度勝前人處若堂上東西檐下似不得名廡也

儀禮釋宮增註

